

# 昆明墜機記

邱敖乃華

讀中外雜誌十二卷四期王成聖教授撰「海口歷險記」憶述早年乘飛機在海口遇險的經過，不禁使我回憶起四十年前在昆明墜機的往事，謹將遇險經過憶述如後，以饜中外讀者並請指教。

民國二十六年夏天，我和外子邱開基有一段

墜機歷險的遭遇，如今回想起來，仍然心有餘悸



本文作者（左二）與夫婿邱開基將軍及男女公子孫男孫女合影。

那是二十六年的八

月三日，我隨外子邱開基將軍去重慶，他奉命調往江西廬山軍官訓練團第二期受訓。我們搭乘的專機共有乘客十一人，只有我一個人是女性。同行的名單上列着魯道源、劉正富、陳秀山、楊鏡涵、龔子玉、安恩溥、王吉甫、趙演、邱開基和我。四時如春的昆明，正逢着一個風和日暖的好天氣。因為昆明和重慶的航線，開航不久，每次由中央飛昆明的班機，入境僅有極少數的乘客，裝載的全是貨品與郵件，

而出境則從來沒有搭乘過旅客。這一次想不到竟坐滿了雲南黨政界的大員，省主席龍雲原來也是搭乘這班飛機的，臨時因故未參加，只作送行的份子。昆明巫家壩機場上，空前的熱鬧，除了送別的親友和好奇的老百姓外，記者先生們更爭着搶鏡頭，連昆明市長曾竹虛也大事表演他的攝影技術。當我跑過來辦理登記和行李過磅手續的時候，外子接過我的大衣，隨着把它放在飛機的吸煙室內僅有的兩個坐椅背上。我們倆人安心地下來，和一些送行的親友寒暄道別。等到飛機師邁步上去，引擎發動震耳欲聾的時候，我們才隨着同行的乘客魚貫入座。當我正牽起衣角踏上扶梯時，曾市長匆匆跑來，硬要給我倆夫婦拍照（可巧這一張相片竟成了我們的救命紀念），等到上機一瞧，發現我的大衣從最前方移到靠機門口最末的一排椅背上去了。使我禁不住氣沖腦頂，正待詢問何人搶佔我和外子的座位，毫不講理，竟然把我們放在座位上的衣物搬了家？外子却立刻搖手勸止說：全是同鄉，不好意思，我們坐慣飛機不怕暈，他們是第一次遠行，讓他們坐前面，請你容讓吧！反正三個半鐘頭就可以到達重慶。外

子正講着時，抬頭見那趙演跑到機窗前，向站在地面上的妻女打招呼，兩個女兒呼叫爸爸停下來。轉眼趙演發現大衣的主人竟然是我之時，連忙向我道歉，且再三央求我仍回前排位子上去。我不得已很禮貌的謝絕了，還催他快去坐定。話猶未已，飛機已升空。我腦海裏正轉念着昆明市的一切……平日所愛吃的，小西門的壯（小）牛



本文作者（後排左三）在某一集會中與文藝界人士合影。前排右起張大千夫人、張大千、馬壽華、張羣。

肉，玉溪街的肥雞夜市，羊市口聞名全國的過橋米線，新鮮的雞蛋，青頭菌，北風菌，乳扇，乳餅，香味四溢，掠過眼前，真捨不得離開。突然間，大家大逃喊叫，這是整那樣呀？機身兩翼傾斜到一百八十度旋轉，一下像雷霆般把我們拋出，頓時天翻地覆，不知道漂落誰家去了。一片慘叫聲中，很久才使我恢復知覺，仰頭一望，原來所有左排的人，全擠壓在右排人身上，我也巧斜落在外子身旁。我問他：喂你還有那隻手呢？他才猛醒，慢慢拖出痛得要命的右手。我跑到窗門前俯視，才明白這飛機竟失事墜在民房草屋頂上。大家慌忙爬到門口，由陳秀山用道地昆明腔，叫村婦快搭梯子，搭靠機門邊，這一下每個人才慢慢走到地面上。外子這會兒仍痛倒機上，不能動頭，面孔鐵青又白。我忙着一隻光腳走下飛機，又連忙折回去尋找遺落的另一隻黑高跟皮鞋。安恩溥攔着我說：「大嫂你別上去了，不可冒險，讓我去替你找吧」：過了好半天我又回到門邊對安恩溥說：「算了，找不着了，請幫忙趕急找我的公文皮包要緊」。承蒙安先生幫忙把我的公文皮包找到交還給我，安先生飛奔下去，在田中濕路滑倒幾次，去央求村民措他。不知費了多少唇舌，誰都搖頭拒絕。正在驚惶無措的辰光，忽見盧潛泉公叔在叫：「邱大嫂」之聲由遠處跑來，為外子搶到唯一的担架，把外子抬到公叔的汽車上，那時的汽車少得稀奇如寶貝，送外子到城內慈羣醫院，住在二樓第十二號房，由范院長秉哲帶着他法籍太太與看護等跑來，我和外子每人服靜鎮藥二片，用開水吞服，要我們大夥兒安定

的休息一晚。翌日檢查傷勢，我僅頭額擦破一塊皮，即用紗布貼紮好。外子右臂上端折斷，由范院長駕車親送往法國人所辦甘美醫院內照X光，叫外子喝點咖啡也不肯，當由范大夫用重碎拉開手骨接紮好，仍送回慈羣醫院。接着龍雲主席的太太顧映秋夫人，領着幾位廳長太太和婦女代表前來慰問。龍太太微笑向我說：「邱太太，你真算幸運，這次十二位乘客中，你傷最輕，只擦破了一點頭皮。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好自保養。剛才我親往機場視察了一趟，那架歐亞公司十八號機的頭部和右翼，完全倒塌進泥土中。左翼蹺起，尾部擱在茅草屋頂上。全部毀損，不能再使用了。」又據當場親眼目睹的村民說：大家突見西山正修馬路的地方，揚着滿天灰塵，傷亡若干？還未統計。當時巨響如雷一般，仰視一架大飛鳥從天而降。馬上草屋頂冒烟，顯然汽油箱漏滴下來。看到一個洋人，捧着他自己的肚子，似乎受了重傷由飛機上跳下來又爬上去，趕急救火，如果繼續燃燒就會發生爆炸，那你們不是全沒命嗎？後來才曉得，那位爬上爬下救火的是德籍機師。火烟漸漸熄滅，飛機總算未燃燒，乘客大眾又不明白打開機門下機的巧妙。由此證明這洋人機師頗有良心道德。聽說他傷勢頗重，已運回德國去治療去了。龍太太又講一個趣事說：「醫院裏的護士小姐們，全圍在室外談你的新聞。她們說大家都爭着瞧那位穿紅紗衣的上海小姐，嬌小玲瓏，怪逗人喜愛。可是怎麼上海摩登到只穿襪子不穿鞋」（我下飛機時失落了一隻鞋，後來連另一隻也掉了，所以只穿襪子在地上走，她們驚

奇)。龍太太說得我不好分辨，更引起大家鬨堂發笑。忽然間，一陣敲門聲，范院長秉哲走進屋裏說：「住在甘美醫院的趙演，也就是搶邱太太坐位子的那個人，已因傷重不治死亡」。這一件令人震驚的消息，尤其令我全身出一陣冷汗。如此陰錯陽差生死邊緣的奇巧安排，眼前立刻呈現出一片恐怖陰森的黑影。這一個消息的傳播，使街坊間茶餘酒後街頭巷尾都少不了這一段為死鬼的新聞。事後各方面調查評論這意外損傷事件發生的原因：主要是飛機師在啓航的頭天酗酒過量。其次是乘客初次遠航，難免多買了一些土產送親友，載量超重。再次是全體乘客均屬雲南地區黨政大員，海關并未嚴格辦理檢查手續，馬虎徇情，誤了大事。只發動一個引擎就起昇，這般以生命為兒戲的飛行，沒有死，寧非萬幸？

據治療受傷人員住慈羣和甘美兩醫院的報告

上列明：邱開基右臂上折斷，邱夫人額部擦破，楊鏡涵左臂上端折斷。劉正富，龔子玉，魯道源，頭部重傷，陳秀山，王吉甫，安恩溥輕傷，趙演五藏重傷，肺貫穿孔，進入醫院即不能進食，四天後傷重不治，算是最不幸者。外子邱開基右臂骨，第一次照X光因電力不足未接好，第二次重照時，是范院長的法籍太太駕車，他們倆夫婦陪去的，沒有通知我，等我朦朧醒來，室內不見人影子，疑心出了什麼差錯。急忙披衣趕到甘美醫院，親眼參觀動手術情形。醫生用一大如秤錘的石頭，拉臂向下。在上面用東西又將手臂拉向上分開。開基的脾氣不肯打麻醉針，汗珠子大顆大顆直流，面色灰白，還咬牙切齒嚙着不算疼，要仿效古聖人關公雲長割骨療傷的面不改色，男子大漢的勇敢話，范太太叫催看護喂他咖啡，再由范院長用石膏裹好，外面加木板緊紮後，用紗

布掛在他的頸子上，送回休息。從此，每天他吃飯洗臉起居，完全由我負責照料，每逢看護碰到他手時，都被嚴厲責怪一頓，所以全嚇跑了。住院養傷三個月仍不見復原，范院長勸我們搬到安寧州溫泉賓館去，用著名的溫泉熱水浸泡，可使傷口速愈，於是遵醫囑前往，三餐包伙雞鴨魚肉，物美價廉。無聊奈時，他去找朋友聊天。熱水多泡，果真有效。只住兩月，便復元了。航空公司負擔全部醫藥費用外，還有一萬元賠償費。不論如何，我們夫婦倆的性命，總算檢回來啦！每逢遭遇到艱難困苦的時候，一回憶到四十年前的驚險過程，馬上就會心平氣和的安靜下來，堅強而忍耐的應付和掙扎。希望那次留下的殘生一定要撐着活下去，活下去，在反共反攻的怒潮中，舉起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重回我美麗如仙境的昆明大觀樓邱家花園啊！

最低廉的售價 最熱門的好書

# 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

第一、二、三、四册出版  
合售新臺幣壹百陸拾元

國大代表、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闕富，自少年時間即為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祕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偽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入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為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笈，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將第一、二、三、四册全部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册肆拾元合售壹佰陸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密帳戶，立即寄書。